

他们「手搓」了一部天津原创动画

记者 方力闻 王睿 郭佳

中新天津生态城的一间办公室里,数位板的敲击声此起彼伏。屏幕上,一只白猫少卿的衣袂正在光影中被反复晕染、修正。这里是天津市好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好传动画),天津原创动画《大理寺日志》第三季的攻坚前线。

超12.5万五星好评,全网播放量破2.5亿;斩获中国动漫金龙奖、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动漫奖,并入围白玉兰奖最佳动画奖。一只来自武周时期的白猫少卿,每一步都走得掷地有声。

而这一切的起点,不过是一间小屋、几台电脑和一群愿意把时光押注在“手搓”原创动画上的年轻人。

缘起:那扇推开的门,一场“不划算”的奔赴

作为好传动画老板和《大理寺日志》的出品人,尚游的人生本可以更顺风顺水。

2008年,天津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尚游本该和同学们一样,一头扎进设计院、地产公司,在画不完的图纸里赚得盆满钵满。他没有。

这个土生土长的天津孩子,中学时泡在《阿拉蕾》《龙珠》《灌篮高手》的世界里。看着日本动画成为东方文化的代名词,他心里总憋着一股劲:“中国有那么优秀的文化,为什么就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原创动画?”

他推开了另一扇门。那扇门后面,是中国动画最冷的冬天。彼时,中国原创动画还处在蛮荒状态,大多是粗制滥造的代工,没人愿意沉下心来做原创,更没人敢赌上几年时光,去打磨一个未知的故事。尚游拉上几个伙伴,租了小小的工作室,摆上几张桌子、几台电脑。不图挣钱,只图能按自己的方式,讲一个中国故事。

这份执念,和导演魏佳佳的迷茫撞了个正着。魏佳佳学的是经济管理,从小爱画画。大学毕业,他在北京做外包动画,每天睡眠不足三个小时,干的是耗精力的活,却连片尾署名都捞不到。“太累了,日子没法过了。”他索性回了天津老家,只想找个地方,安安静静做自己想做的东西。

2012年,好传动画在中新天津生态城落户,“好传”,意为传递美好。魏佳佳来了,他的妻子边曦也来了。边曦从2004年入行动画,见证了中国原创动画的寒冬。大量人才转行,她却留了下来。问她为什么,她说:“很难有一份工作,能一直让你发挥想法、表达自己。”

没有高薪,没有光鲜,一间小屋、几张桌子、几台电脑。没人想着靠动画挣钱,全是因为热爱。他们来自不同地方,有着不同经历,却因同一个理想聚在天津——做一部中国语境的好故事,做一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。

2016年,漫画《大理寺日志》开始连载。武周时期,李唐贵族化身白猫,成为大理寺少卿,在动荡中坚守正义。这个半架空的故事,成了他们理想的落地之作。

打磨:在洛阳“考古”,在细节里较真

“大理寺,通俗说就是讲理的地方。”尚游说。这是《大理寺日志》的核心——无论身处何种动荡,都要追求秩序与规则,守护普通人的安宁。

可要把这个“理”讲对味,需要的不只是热情。主角是白猫,故事却扎根在武周神都洛阳,时代的气质,必须姓“唐”。

“半架空,比完全架空更难。”边曦说。架空的角色,要活在真实的历史里,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敷衍。

为了这份地道的“唐味”,团队踏上了近乎“考古”的调研之路。尚游牵头,带着团队一次次奔赴洛阳。隋唐洛阳城遗址、洛阳博物馆、天堂明堂景区——他们触摸千年前的建筑遗迹,感受当时的风土人情。

尚游说,洛阳的风、牡丹花的香、当地水席的味道,这些真实的感受,让创作团队与千年前的时空频频共振,这些元素又都被融进创作里。

他们翻阅史料,请教专家,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

动画里,角色们总在吃萝卜——因为番茄、辣椒还未传入中国。当时的主流蔬菜,只有萝卜。洛阳水席、燕菜、鱼脍,都是武周时期的真实习俗。建筑中的斗拱、街道的布局、器物的形制,甚至人物又手礼的弧度,都要在史料中找到依据。

第一季、第二季,他们求教于古建筑研究院的老师,到了第三季,隋唐洛阳城遗址和洛阳博物馆的专家,直接加入了创作“群聊”。

“我们知道无法做到完美,但能多花一点心思,就多花一点。”魏佳佳说。

网上有历史博主逐帧分析第一季的开场长镜头,发现洛阳定鼎门的门洞、坊市的布局,竟能与考古遗址相互印证。

这份较真,也落在了编剧李子的笔端。

第三季的剧本,她写了半年,最终定稿十几万字,加上前期案头工作和修改,前后五六十万字。“最难的是取舍和编排。既要符合动画规律,又不能破坏原作精髓。”她要把漫画里的精彩片段,按动画逻辑串联起来,像套娃一样,埋下伏笔,让每一场戏都有钩子。有一次,为了一个镜头里的鸟,团队吵了起来,画师下了很大功夫,却因不符合整体剧情的节奏,最终只能忍痛割爱。

十年磨一剑,磨的从来不是宏大的叙事,而是这些细碎的、不起眼的细节。从建筑斗拱到人物礼仪,从台词表达到动作幅度,每一处,都藏着他们的执念。

共生:天津的温度,角色的“活气”

《大理寺日志》里,没有天津的场景,却藏着天津的魂。

魏佳佳是天津蓟州区人,从小看相声、听评书。骨子里带着天津人的“贫”和乐观。“天津人不管遇到什么事,一句‘乐和乐和得了’就过去了。”这份处世哲学,也悄然渗透到他写过的每一帧镜头里。

动画里面的角色虽然不说天津话,却有着乐天的做派,天塌下来也要先乐和一阵,身上分明透着九河下梢的烟火气。主角李饼在理想主义中碰壁时,草根出身的陈拾总会用最朴素的逻辑拉他一把。剧情沉重时,总有个人物用一句碎嘴、一个跟跑,把观众从压抑边缘拽回来。

“是天津成就了他们。”边曦在天津生活了十几年,早已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。她说,天津没有北京的节奏快,没有长三角的产业密集,却有能让人沉下心来氛围。

这种氛围,对于创作者而言,比高薪更珍贵。尚游也有同感:“天津的河海文化、乐观态度,也让我们对创作有了更多理解。”就算角色陷入困境,结局也一定会带来希望和勇气。未来,他们计划做番外,让白猫少卿走进天津,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的魅力。

城市的温度,也滋养着角色的“活气”。团队有个共识:要把角色当成活生生的人,而不是纸片人。

“人有两面性,有好有坏,角色才丰满。”李子说。主角李饼是王亲贵族,公正帅气,但也有“何不食肉糜”的弱点;男二号陈拾,草根出身,找哥哥的执念,是他一切行动的支撑。第三季里,李子特意强化了这份执念——“前面不铺垫,后面他的选择就立不住”。

魏佳佳导演时,从不要求动画师机械执行“抬胳膊、回头、说台词”。“我要让角色真正‘活’起来。”他会大改台词,因为“要考虑这个人这个情境下,会不会说这么多话,有没有更情绪化的表达”。

第三季第十集后半段,李饼和陈拾的仆主对手戏,是李子印象最深的片段。“大纲里没有,写到这里,角色自然而然就演出来了,彼此阐明心意、互相和解。”李子说。

这份“不刻意”,恰恰是角色“活气”的来源,也是团队对创作最真诚的敬畏。

天津的温度、角色的活气、团队的默契,交织在一起,成了《大理寺日志》最动人的底色。

坚守:寒冬里的微光,满屏的“辛苦了”

做原创动画,从来不是一条坦途。

尚游算过一笔账,《大理寺日志》收益大几十万元,投入也有几十万元,利润只有10%到15%。“从纯商人角度,做短平快的漫剧回款更快,但我们不想走这条路。”尚游说。

他们的理想主义,不允许他们敷衍。魏佳佳记得一次争执:他要求一位画师把作品做得更精细,那位画师是他认识很久的朋友,画师说那天太累了,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抠细节。

魏佳佳红了眼,跟他说: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根本没有机会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地方,做的东西没人知道,也从来没有过成就感。现在你有这个机会,干的事情就是不要拖别人的后腿——一百多名同事,都在用青春最宝贵的时光打磨这部作品,我不想因为任何一个人敷衍把片子做砸了,让别人骂我们。你可以不好好做,但必须对得起一起

干的人。”

话落,争执平息。那位画师默默回去,重新打磨了作品。

李子的痛苦,藏在每一个创作的深夜,“80%的时间都在卡壳。脑子里有东西,却抓不住关键点,改很多版才能灵光乍现。”

有段时间,她因为压力太大,植物神经紊乱,头疼、失眠,看电脑就晕。后来她找到了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——去滨海新区观鸟。

“拿着望远镜,站在芦苇荡里,等着一群鸟飞过来。”她说,“那一个小时里,脑子里什么都没有,只有风声和鸟叫,回来之后,那些卡住的地方,忽然就通了。”

但自始至终,她说“从来没后悔”。

边曦则见证了太多人的离开。动画寒冬里,有人觉得“没前途”,有人受不了日复一日的打磨,纷纷转行。但她和核心团队,一直守着。

“我们常说‘相信‘相信’的力量’。”尚游说。这份信任,让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,没有散伙。

最动人的回响,来自2020年。第一季上线的那天,全公司的人守在电视前,比观众晚十几分钟观看,心里满是忐忑——第一季就打磨了四年的作品,就像自己养大的孩子,第一次面对社会的评判。

第一遍看,弹幕稀稀落落。第二遍,屏幕上突然满屏飘过三个字:“辛苦了”。魏佳佳瞬间破防,一句“默默躲进小屋抹眼泪。边曦的语气里,至今还有波澜:“我们曾被人质疑,花这么大力气做动画图什么。曾被同行说‘要求太高’‘事多’。但那满屏的‘辛苦了’,消解了所有的不解。”

那天晚上,全公司的人去吃了一顿饭。没有人劝酒,但每个人都喝了很多。魏佳佳喝多了,拉着尚游的手说:“值了。”尚游也说:“值了。”

仿佛,每一个熬过的夜、所有的磋磨与坚持,都有了意义。

前行:AI时代,守住“人味儿”

尚游的团队也在尝试用AI(人工智能)加速制作,但效果并不理想。《大理寺日志》的美术风格独特,AI生成的画面随机性强,细节达不到我们的标准。”尚游说。

他们做过实验:让AI生成某个镜头的背景图,结果AI画出来的建筑,斗拱比例是错的,街道的布局也不符合唐代规制。如果让画师来改,改的时间比重画还长。

在他们看来,角色的细微表演、人物的情感,还是人手做的有“人味儿”。李子只用AI搜集资料。“它经常胡编历史内容,最后还是得翻史料文献核对。”在她眼里,创作是无法替代的。“AI只能整合已有内容,做不到真正原创。我会反着用它,避开俗套的点子。”

魏佳佳也认同:“不管科技怎么发展,所有东西都是基于人做的,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人本身。真正能感动观众的,是人性的东西。你连自己都感动不了,怎么去感动别人?”

如今,《大理寺日志》第三季进入最后冲刺阶段。纯制作周期仅一年左右,相较前两季每部四年的制作时长,节奏紧张得多。

上百人的团队,加上各路外援,在工业化流程下高速运转。每一集制作前,至少开四五个会,导演讲戏、执行导演拆解、技术方案核对,情况复杂的时候,前期沟通会能开六七个小时。

“观众的审美在提升,前两季的节奏现在看来偏慢,第三季要在单位时间里塞进更多信息。”边曦说。他们只想不出错、准时上线,不辜负观众的期待。

尚游说:“好故事能给人力量,动画对三观尚未成形的人有着天然影响力。他们会相信努力就会成功,信念会像种子一样,种在他们心里。未来面对生活压力时,这些种子能给他们对抗困难的勇气。”

窗外,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天空很蓝。办公室里,数位板的敲击声依旧此起彼伏。屏幕上的白猫少卿,正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一群年轻人,一笔一画,把时光刻在每一帧画面里。

他们的故事,还在继续。



好传动画《大理寺日志》系列动画部分主创合影(后排从右往左为:尚游、魏佳佳、边曦)。

AI赋能动画人:天津动画产业迎来春天

精品,才是行业的标志

行业要真正走进春天,靠的不是数量,而是质量。

天津市动画学会会长、天津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动画系主任李铁相信这一点。他的手机里,AI生成的动画片段飞速刷新。但他更赞赏的,是那些愿意花十年打磨一部《大理寺日志》的人。

“变化太快了。”李铁说。但快,不等于好。什么是精品?是像《大理寺日志》里还原唐代建筑的那份认真态度,不是流水线上批量产出的爽感片段,不是为爽而爽、逻辑崩塌的快餐。

“就算AI获取内容再方便,想做出精品,依然需要扎实的研究态度。”李铁说。

AI让“赚快钱”变得容易了。漫剧火了。传统动画一秒的制作成本,相当于一分钟漫剧的成本。一个人一天能产出两分钟内容。AI让成本骤降,产量飙升。

有人用其批量生产玄幻仙侠内容,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内容泛滥。李铁管这叫“浪费算力”。

但这不是AI的错,技术是中性的。刀能切菜,也能雕花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:AI不该只用来赚快钱,更

该用来助精品。李铁告诉记者,天津已有不少动漫公司尝试用AI赋能精品创作——训练专属小模型,把泥人张彩塑的风格融入大模型,生成有特色的角色;用AI快速生成参考方案,让动画人把精力集中在创意和细节上。

AI从随机“抽卡”,转向深度“创意协同”。

从“抽卡”到“创意协同”

今年2月底,李铁的观念发生了彻底转变。以前他觉得智能影像达不到商用标准,但几个大模型陆续成熟后,他开始要求学生“用好AI”。为什么?因为AI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。近期,从Runway的Gen-4(Runway公司的第四代AI视频生成模型)到谷歌的Veo(谷歌推出的AI视频生成模型),从快手的可灵(快手旗下的AI视频生成产品)到字节的Seedance(字节跳动自研的AI视频生成模型),全球AI智能影像生成市场已形成多元竞争格局。动画产业正在巨变。

“智能影像生成是基于已有数据的人工智能生成(智造),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造。”李铁说。

“未来艺术创作的价值,在于打造自有风格小模型。”李铁说。有学生问:“AI输入提示词就能出三视图,为什么还要学45课时的角色设计?”

李铁的答案很直接:学的是造型语汇系统。未来驾驭AI的人,需要叙事生成力、审美选择力和生成修改力。“仅开设一两门AI导论课程远远不够。”李铁说,“每门专业课都要融入AI,都要找到与未来的对接点。”

天津工业大学动画专业已经这么做了,甚至立体构成这样的造型基础课程,每一章都要落实到怎么写AI提示词、怎么做视觉实验。今年春季开学第一周,天津市动画学会就举办了Seedance2.0(字节跳动第二代智能视频生成模型)智能影像生成技术研讨会,来自23所高校影视动画及相关专业的近90名教师都来了,围绕AI视频生成技术在教学中的实战应用、教学转化与行业变革等议题展开培训与交流。

一边接活,一边做梦

很多动漫企业的发展路径很务实:八成精力接活养活自己,两成精力打磨原创,《大理寺日志》也是这么熬出来的。

李铁提醒学生要有专业定力,任何艺术形式的发展都要经历这一过程。

当下行业亟须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作品,让市场看到:具备优质审美价值的智能影像作品,同样可实现商业价值。

动画产业的发展,会越来越注重版权。运用AI创作,不能永远在已有数据上反复拟合,需要不断加入新的原生创作数据。

李铁相信,那些愿意花十年打磨一部作品的人,那些用AI助力而非替代原创的人,终将被看见。

行业的春天,从来不是爽剧的狂欢,而是精品的绽放。